

Zhengbanqiao
Corpus

郑板桥

艾舒仁◎编 | 文集 |

郑板桥的诗文及书画，奇妙高致。其文语言朴实自然，感情鲜明，高尚品德显现其间。

本书选编了郑板桥的书札、序跋碑记文、题画诗文等二百余篇，并配以他的书画作品一百余幅。

这些作品典型的表现出郑板桥的思想和风格，是一本风格新颖的板桥文集。

Zhengbanqiao
Corpus

郑板桥

艾舒仁◎编

| 文集 |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美术出版社

出版说明

郑燮(1693~1765),字克柔,号理庵,又号板桥,江苏兴化人,是清代著名书画家、文学家,为“扬州八怪”的主要代表。因为他在所作的书画落款都题“板桥郑燮”的字样,后来人们就逐渐称他为郑板桥。

郑板桥出身于书香门第,但在他很年轻时就已家道破落,青年时期的郑板桥一边读书应举,一边卖画维持生计,曾经历过“囊下荒凉告绝薪,门前剥啄来催债”的困窘。他雍正十年(1732)40岁时中举,乾隆元年(1736)44岁时中进士,一直到50岁时才得到山东范县知县的职位,后来又改任潍县知县。在他61岁时,因为闹饥荒,他请求赈济灾民,得罪了豪绅大吏,被罢官回家。此后,郑板桥以卖画为生,往来于扬州、兴化之间,与同道书画往来,诗酒唱和。乾隆三十年(1765)板桥卒,葬于兴化城东管阮庄,享年73岁。

郑板桥在艺术上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诗画书的完美结合构成了郑板桥的主要艺术特色,有“诗书画三绝”之誉。他擅画兰、竹、石,主张不泥古法,师法自然,画竹“以草书之中竖长撇法运之”,收到了“多不乱,少不疏,脱尽时习,秀劲绝伦”的艺术效果。他所画之竹气韵生动,形神兼备,“意在笔先”,“趣在法外”;他所画之兰多为山野之兰,以重墨草书

之笔尽写兰之烂漫天性；他所画之石笔法苍劲，先勾出石的外貌轮廓，有时配以兰竹，极为协调统一。

郑板桥又工书法，用隶体参入行楷，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他自称为“六分半书”。在画幅中，他用“六分半书”题诗题句，诗书画交相辉映，构图新颖，章法奇特，令人耳目一新，深受当时人们的喜爱，对后世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徐悲鸿先生说：“板桥先生为中国近三百年来最卓绝人物之一，其思想奇，文奇，书画尤奇。观其诗文及书画，不但想见高致，而其寓仁慈于奇妙，尤为古今天下之难得者。”

郑板桥还工诗词，他主张关心民瘼，直抒胸臆，以朴实自然的语言反映民间疾苦，表达自己对贪官污吏的憎恶。他所写的书札自然坦率，反映了他忧国忧民的思想，表现了他扶危济困、乐于助人的高尚品德。他的家书尤其出名，历来为人们所称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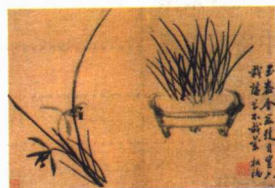
在本书中，我们选编了郑板桥的书札、序跋碑记文、题画诗文等二百余则，并配以他的书画作品一百余幅，希望读者朋友能通过本书更好地欣赏郑板桥的作品，了解郑板桥的思想，领略郑板桥的风骨。

2004年11月

目 录

书札

十六通家书小引	3
雍正十年杭州韬光庵中寄舍弟墨	3
焦山读书寄四弟墨	5
仪真县江村茶社寄舍弟	5
焦山别峰庵雨中无事书寄舍弟墨	7
淮安舟中寄舍弟墨	9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9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二书	11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三书	13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	15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五书	17
潍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一书	19



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	19
潍县寄舍弟墨第三书	25
潍县寄舍弟墨第四书	26
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五书	27
焦山读书复墨弟	29
焦山别峰庵复四弟墨	31
寄墨弟自焦山发	33
仪真客邸复文弟	33
再复文弟	35
仪真客舍寄内子	37
范县署中寄郝表弟	37
范县署中复郝表弟	38
范县署中寄四弟墨	39





范县署中复四弟墨	41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41
潍县署中寄舍弟墨	42
潍县署中寄四弟墨	43
答同年蔡希孟	43
复同寅朱湘波	45
与同学徐宗于	45
复同年孙幼竹	47
潍县署中复四弟墨	48
潍县署中寄四弟墨	49
潍县署中寄墨弟	51
潍县署中寄墨弟	53
潍县署中寄四弟	53
潍县署中寄四弟墨	54
潍县署中寄四弟墨	54
潍县署中寄四弟墨	55
潍县署中寄墨弟	57
潍县署中寄墨弟	59
潍县署中寄墨弟	59
潍县署中寄墨弟	60
潍县署中寄四弟墨	61

潍县署中寄四弟墨	62
潍县署中寄墨弟	63
潍县署中寄四弟	65
潍县署中寄内子	65
潍县署中寄四弟	67
潍县署中寄四弟	69
潍县署中寄内子	70
潍县署中谕麟儿	70
潍县署中寄四弟	71
潍县署中寄四弟	73
潍县署中谕麟儿	75
再谕麟儿	75
潍县署中寄四弟墨	76
尺牋·自序	79
焦山别峰庵与徐宗于	79
高邮舟中书寄许衡山	80





寄潘桐冈	81
李氏园中答方超然	83
李氏园再答方超然	83
与侯嘉璠	85
与起林上人	87
寄音布	88
雷塘含真阁答程羽宸	91
范县署中寄陆伯仪	91
范县署中复杭州余生	93
范县衙斋答李萝村	93
范县署中寄钱之青	97
范县署中寄吕楚生	99
范县答鲍匡溪	101
范县答无方上人	102
范县寄朱文震	103
潍县署中寄郭南江	103
潍县署中寄陆伯仪	105
潍县署中寄胡天游	107
潍县署中答程羽宸	107
潍县署中答刘宋二生	108
潍县署中寄黄癭瓢	111

潍县署中寄李复堂	113
潍县署中再寄李复堂	115
潍县答金棕亭	115
潍县署中答侯嘉璠	117
潍县再寄侯嘉璠	119
潍县三寄侯嘉璠	121
潍县署中寄靳秋田	122
寄无方上人	123
答博也上人	124
答许生樗存	124
与豸青山人	127
与申笏山	129
再与申笏山	131
答汪希林	133
寄杭大宗	134
与金农	135
与卢雅雨	137
答紫琼崖道人	137
枝上村答姜七	139
枝上村再答姜七	141
枝上村寄金寿门	1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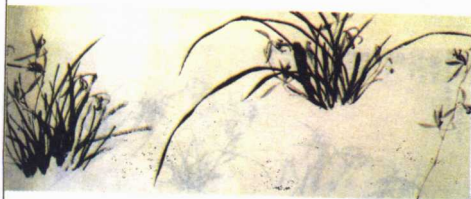
郑	枝上村寄米旧山	142
板	怡山精舍寄勛宗上人	143
桥	怡山精舍寄边寿民	145
文	与图牧山	147
案	与伊福纳	149
	答朱生青雷	151
	答宋生思璟	151
	再答朱生青雷	153
	答王梦楼	153
	松风禅室寄陈际青	156
	与李鲠书	157
	与田云鹤书	157
	与光纘书	157
	与柳斋书	159
	与朱青雷书	159
	与焦五斗书	161
	与紫琼崖主人书	161
	与江宾谷、江禹九书	162
	与杭世骏书	163



与杭世骏书	164
与金农书	164
与金农书	165
与金农书	165
与勛宗上人书	165

序 ◆ 跋 ◆ 碑 ◆ 记 ◆ 文

书欧阳修秋声赋后	169
书范质诗后	169
书道情词后	169
题碧崖和尚遗照	171
梅庄记	171
题宋拓虞永兴破邪论序册	173
修濉县城记	173
板桥偶记	175
论书	177
论淡墨本	179



题宋拓圣教序	179
南垞诗钞序	180
李约社诗集序	181
集唐诗序	181
题程邃印谱	183
英雄本色印跋	184
扬州竹枝词序	185
随猎诗草、花间堂诗草跋	185
跋临兰亭叙	188



板桥自叙	188
潍县永禁烟行经纪碑文	191
文昌祠记	191
城隍庙碑记	192
四子书真迹序	195
跋王李四贤手卷	197
书赠织文世兄	197
板桥润格	197
自在庵记	198
板桥自序	198

刘柳村册子(残本)	199
-----------------	-----

板桥题画

竹	205
为无方上人写竹	207
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	207
予告归里,画竹别潍县绅士民	207
笋竹	207
为黄陵庙女道士画竹	209
兰	209
半开未开之兰	210
盆兰	210
折枝兰	211
画盆兰送大中丞孙丈予告归乡	211
为娄真人画兰	211
石	211
靳秋田索画	213
乱兰乱竹乱石与汪希林	215
画菊与某官留别	216
竹石	216
篱竹	216
竹石	216
八畹兰	217
兰竹松石卷	217
兰竹菊帐额	219





闲居爱重九图册	219
兰石芝图卷	219
兰竹菊莲蓬菱蒜虾蟹图轴	219
题图清阁兰石条幅	221
题高凤翰荷花芦苇图轴	221
题李方膺墨竹册页	221
题李方膺画梅长卷	221
题画竹	223
题画兰	230
题兰竹石	235
秋葵石笋图	238
画松赠肃公	238
柱石图	239
梅竹	239

梅	239
橘菊	239
菊石	241
八哥	241
鹌鹑	241
鹭鸶	241
菊花	241
芙蓉	242
题李萌岁朝图	242
题李方膺墨竹	242
题高凤翰画册	242
题高凤翰寒林雅阵图	243
题李复堂蕉竹图	243



书札



武功太白
一握山水
險阻黃金
子午也盤
鳥精
勢與靚通
乾隆九年
庚子月十
日書



十六通家书小引

板桥诗文，最不喜求人作叙。求之王公大人，既以借光为可耻；求之湖海名流，必至含讥带讪，遭其荼毒而无可如何，总不如不叙为得也。几篇家信，原算不得文章，有些好处，大家看看；如无好处，糊窗糊壁，覆瓿覆盎而已，何以叙为！乾隆己巳，郑燮自题。

雍正十年杭州韬光庵中寄舍弟墨

谁非黄帝尧舜之子孙，而至于今日，其不幸而为臧获、为婢妾、为舆台、皂隶，窘穷迫逼，无可奈何。非其数十代以前即自臧获、婢妾、舆台、皂隶来也。一旦奋发有为，精勤不倦，有及身而富贵者矣，有及其子孙而富贵者矣，王侯将相岂有种乎！而一二失路名家，落魄贵胄，借祖宗以欺人，述先代而自大。辄曰：彼何人也，反在霄汉；我何人也，反在泥涂。天道不可凭，人事不可问。嗟乎！不知此正所谓天道人事也。天道福善祸淫，彼善而富贵，尔淫而贫贱，理也，庸何伤？天道循环倚伏，彼祖宗贫贱，今当富贵，尔祖宗富贵，今当贫贱，理也，又何伤？天道如此，人事即在其中矣。愚兄为秀才时，检家中旧书簏，得前代家奴契券，即于灯下焚去，并不返诸其人。恐明与之，反多一番形迹，增一番愧怍。自我用人，从不书券，合则留，不合则去。何苦存此一纸，使吾后世子孙，借为口实，以便苛求抑勒乎！如此存心，是为人处，即是为己处。若事事预留把柄，使人其网罗，无能逃脱，其穷愈速，其祸即来，其子孙即有不可问之事、不可测之

爾學立身莫若先孝悌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戰：復統：造次：於是戒爾
 初莫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戒爾遠恥辱恭則近
 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已相鼠與茅鴟宜鑑詩人刺戒爾勿放曠放曠非端士周孔垂名
 教齊梁尚清議南朝稱八達千載穢青史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為凶險
 類古今傾敗者歷：皆可記戒爾勿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慎樞機灾厄從此始是非毀譽間遠
 足為身累舉世重交遊擬結金蘭契怨怒容易生風波當時起所以君子心注：淡如水舉世好承
 奉昂：爭意氣不知承奉者以爾為玩戲所以古人疾蓬蔭與戚施舉世重將佚俗呼為氣
 為人赴急難往：陷囚繫所以馬援書殷勤戒諸子舉世賤清素養身好華侈肥馬輕裘揚
 過閭里雖得市童憐還為識者鄙我乃羈旅臣遭逢堯舜理位重才不充戚：懷憂懼深淵與
 冰霜之唯恐墜爾曹當閱我勿使增罪戾閉門歛跡縮首避名勢：位難久居必畢竟何足恃物盛
 則必衰有隆運有替速成不堅牢垂走多顛躓灼：囹圄中花早發還先萎遲：潤畔松鬱：含晚翠賦
 命有疾徐青雲難力致寄語謝諸郎躁進徒為耳

范魯公質為宰相從子果當亦奏選秋實作詩曉之 康熙六十一年歲在壬寅嘉平月廿七日讀小學至此不覺流淚數息
 思凡質之為人至於君臣大義忠貞亮節姑置勿論矣 非國鄭燮書

楷書
 軸 紙
 79cm×48cm 1722年
 廣州美術館藏

忧。试看世间会打算的，何曾打算得别人一点，直是算尽自家耳！可哀可叹，吾弟识之。

焦山读书寄四弟墨

僧人遍满天下，不是西域送来的。即吾中国之父兄子弟，穷而无归，入而难返者也。削去头发便是他，留起头发还是我。怒眉瞋目，叱为异端而深恶痛绝之，亦觉太过。佛自周昭王时下生，迄于灭度，足迹未尝履中国土。后八百年而有汉明帝，说谎说梦，惹出这场事来，佛实不闻不晓。今不责明帝，而齐声骂佛，佛何辜乎？况自昌黎辟佛以来，孔道大明，佛焰渐息，帝王卿相，一遵《六经》《四子》之书，以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此时而犹言辟佛，亦如同嚼蜡而已。和尚是佛之罪人，杀盗淫妄，贪婪势利，无复明心见性之规。秀才亦是孔子罪人，不仁不智，无礼无义，无复守先待后之意。秀才骂和尚，和尚亦骂秀才。语云：“各人自扫阶前雪，莫管他家屋瓦霜。”老弟以为然否？偶有所触，书以寄汝，并示无方师一笑也。

仪真县江村茶社寄舍弟

江雨初晴，宿烟收尽，林花碧柳，皆洗沐以待朝曦；而又娇鸟唤人，微风叠浪，吴、楚诸山，青葱明秀，几欲渡江而来。此时坐水阁上，烹龙凤茶，烧夹剪香，令友人吹笛，作《落梅花》一弄，真是人间仙境也。嗟乎！为文者不当如是乎！一种新鲜秀活之气，宜场屋，利科名，即其人富贵福泽享用，自从容无棘刺。王逸少、虞世南书，字字馨逸，二公皆高年厚福。诗人李白，仙品也，王维，贵品也，杜牧，隽品也。维、牧皆得大名，归老辋川、樊川，车马之客，日造门下。维之弟有缙，牧之子有荀鹤，又复表表后人。惟太白长流夜郎，然其走

板橋

书

札

5

重修城隍廟碑記
 一角四足而毛者為麟兩翼兩
 足而文采者為鳳無足而以趾
 齧行者為蛇上下震電風霆
 雲雷有足而無所用者為龍
 各一其名各一其物不相類也故
 仰而視之蒼然者天也俛而臨之

行书重修城隍庙碑局部
 册纸 22cm×18.2cm 1752年
 南京博物院藏

马上金盃，御手调羹，贵妃侍砚，与崔宗之着官锦袍游遨江上，望之如神仙，过扬州未匝月，用朝廷金钱三十六万，凡失路名流，落魄公子，皆厚赠之，此其际遇何如哉！正不得以夜郎为太白病。先朝董思白，我朝韩慕庐，皆以鲜秀之笔，作为制艺，取重当时。思翁犹是庆、历规模，慕庐则一扫从前，横斜疏放，愈不整齐，愈觉妍妙。二公并以大宗伯归老于家，享江山儿女之乐。方百川、灵皋两先生，出慕庐门下，学其文而精思刻酷过之；然一片怨词，满纸凄调。百川早世，灵皋晚达，其崎岖屯难亦至矣，皆其文之所必致也。吾弟为文，须想春江之妙境，捐先辈之美词，令人悦心娱目，自尔利科名，厚福泽。或曰：吾子论文，常曰生辣、曰古奥、曰离奇、曰淡远，何忽作此秀媚

语？余曰：论文，公道也，训子弟，私情也。岂有子弟而不愿其富贵寿考乎！故韩非、商鞅、晁错之文，非不刻削，吾不愿子弟学之也；褚河南、欧阳率更之书，非不孤峭，吾不愿子孙学之也；郊寒岛瘦，长吉鬼语，诗非不妙，吾不愿子孙学之也。私也，非公也。是日许生既白买舟系阁下，邀看江景，并游一钱港。书罢，登舟而去。

焦山别峰庵雨中无事书寄舍弟墨

秦始皇烧书，孔子亦烧书。删书断自唐、虞，则唐、虞以前，孔子得而烧之矣。《诗》三千篇，存三百十一篇，则二千六百八十九篇，孔子亦得而烧之矣。孔子烧其可烧，故灰灭无所复存，而存者为经，身尊道隆，为天下后世法。始皇虎狼其心，蜂蚕其性，烧经灭圣，欲剜天眼而浊人心，故身死宗亡国灭，而遗经复出。始皇之烧，正不如孔子之烧也。自汉以来，求书著书，汲汲每若不可及，魏、晋而下，迄于唐、宋，著书者数千百家。其间风云月露之辞，悖理伤道之作，不可胜数，常恨不得始皇而烧之。而抑又不然，此等书不必始皇烧，彼将自烧也。昔欧阳永叔读书秘阁中，见数千万卷，皆霉烂不可收拾，又有书目数十卷亦烂去，但存数卷而已。视其人名皆不识，视其书名皆未见。夫欧公不为不博，而书之能藏秘阁者，亦必非无名之子。录目数卷中，竟无一人一书识者，此其自焚自灭为何如！尚待他人举火乎？近世所存汉、魏、晋丛书，唐、宋丛书，《津逮秘书》《唐类函》《说郛》《文献通考》，杜佑《通典》，郑樵《通志》之类，皆卷册浩繁，不能翻刻，数百年兵火之后，十亡七八矣。刘向《说苑》《新序》《韩诗外传》，陆贾《新语》，扬雄《太玄》《法言》，王充《论衡》，蔡邕《独断》，皆汉儒之矫矫者也。虽有些零碎道理，譬之《六经》，犹苍蝇声耳，岂得为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哉！吾弟读书，《四书》之上有《六经》，《六经》之下有《左》《史》《庄》《骚》，贾、董策